



♥ Live in Your
Heart Forever

♥ 居尼尔斯 作品

Genius
WORKS

我想住进 你心里





Live in Your
Heart Forever

我想住进 你心里



居尼尔斯 作品

Genius
WORKS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住进你心里 / 居尼尔斯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696-5

I. ①我… II. ①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4585 号

我想住进你心里

居尼尔斯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马晓婧
营销统筹 蕊蕊
装帧设计 粉粉猫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安珊珊
特约编辑 马晓婧
营销推广 陈晨
封面插画 Kris 玺玉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17.7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ISBN 978-7-5500-1696-5

赣版权登字: 05-2016-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

Live in Your Heart Forever

想住进你心里

目录

第一章 Dreamaker——造梦者	001
第二章 意外的旅程	013
第三章 初探大草原	025
第四章 寻找大猫	039
第五章 天国之渡	051
第六章 草原，再见	067
第七章 误入神秘部落	083
第八章 费达诺	095
第九章 和长老的约定	111
第十章 库克禄的礼物	123
第十一章 部落的反击	135
第十二章 仓促的告别	151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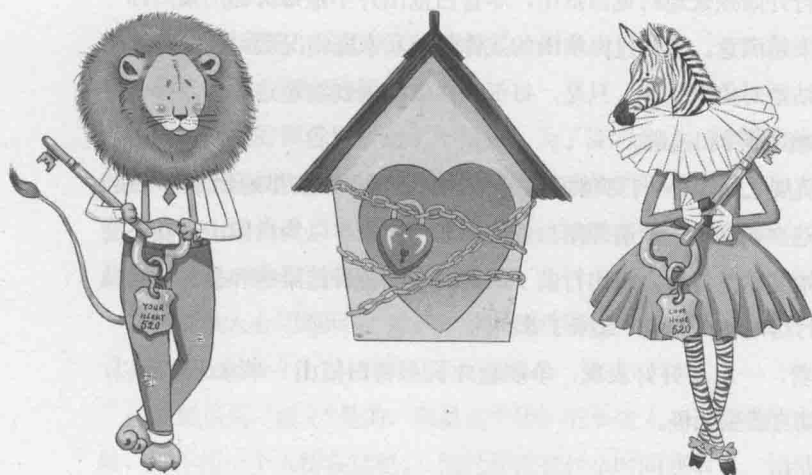
Live in Your Heart Forever

想住进你心里

目录

第十三章 各归各位	169
第十四章 就这么赖着在一起	181
第十五章 浪漫	193
第十六章 潮起潮落	207
第十七章 我们私奔吧	221
第十八章 尾声	239
番外一 叫我白老师	251
番外二 缪淋泽的作死之旅	253
番外三 听潮	257
番外四 亚马逊河星空下的誓言	265
后记：我替白老师说几句	275

第一章 Dreamaker——造梦者



从教堂出来后，孙一行有些疲惫，身旁的白依山却一直精力充沛。坦白说，孙一行此时只想回酒店休息。不过，想到这一趟任务在身，他还是强撑起精神问：“你刚才说起另一座马什么教堂——”

“毕尔玛教堂。”白依山纠正他，“就在前面，是以第一个到这里的探险家毕尔玛命名的。”

孙一行笑了笑，特别违心地说：“听起来好像很有趣，我们去看看？”

白依山已经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了。

这是孙一行和白依山第一次旅行。

两人是去年长辈介绍认识的，见面之前，孙一行原本对白依山没有太感兴趣。一来白依山的学历很高，二十六岁就已经从国内 Top1 的北章大学博士毕业，孙一行深感压力巨大；二来孙一行总觉得女生学习太好长相必然不会很好。

然而，第一次相亲，白依山却从里到外，完全颠覆了孙一行的认知。

那时正值春森市隆冬十二月，刚下过雪，白依山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走进餐厅，她在孙一行面前脱下羽绒服，解开围巾，脸色红润，笑容恬静，令孙一行瞬间想到樱桃。

后来孙一行开始频繁地约见白依山，尽管白依山并不是每次都出来，孙一行还是对她越来越满意。了解过白依山的工作情况和家庭情况后，孙一行开始把白依山当成结婚对象来交往，只是，每每和白依山提到结婚这件事，孙一行都能明显感到她的排斥和逃避。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孙一行突然听说白依山任教的学校安排她到非洲考察。孙一行抓住了这次机会，主动请缨陪白依山去非洲。原本以为白依山可能不会接受，没想到她竟欣然答应。将出行前了解到的非洲各种传染病和暴乱新闻抛至脑后，孙一行这才和白依山一起来了非洲。

他一路想着，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趁此机会将白依山一举拿下。所以，沿途他的表现简直殷勤至极。

“……毕尔玛是法国人，他在 17 世纪末把基督教带到这座城市，自那以后，

基督教便在这里稳稳扎根下来，至今，堪耳堡仍然是赞普达全境基督教徒最多的城市。不过，毕尔玛教堂其实建于19世纪……”

砰！砰！砰！

三声突兀而连续的巨响打断了白依山的介绍，随之而来的是刺耳的警报声。在这之后，教堂的游客们瞬间跑动起来。白依山正纳闷发生了什么，身旁的孙一行率先反应过来，一把拉过她的手，随着人流朝教堂外跑。有人将燃着的酒瓶不断朝教堂里扔，人群也越来越拥挤，起先还紧紧拉着白依山的孙一行不知何时松开了她，白依山被肤色各异的人们一路推搡着，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

大约十几分钟后，白依山被挤到了一条逼仄的小巷，大路上是奔跑的人群，她就站在巷口一脸惋惜地张望，不远处的毕尔玛浓烟滚滚，火势很大，眼看就要被烧毁了。

就在这时，白依山突然感觉到有人拍她的肩，她吓了一跳，回过头去，是一个背双肩包的年轻男人。没等白依山问话，对方先说：“你是中国人，对吗？”见白依山发愣，他解释了一句，“我叫周艇，中国人。刚在教堂外的咖啡厅看见你和你的同伴，你是不是和他走散了？”

白依山点头。

“这里很危险，暴乱分子还在继续，跟我走。”

白依山站在原地没有动。

周艇从她的神色里看出了不信任，为了证明自己，他很快从背包里翻出一件东西，递到白依山手里，同时说：“这是我的护照。”

白依山低头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护照，却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即使在异国他乡遇到同胞，也不能没有防人之心。

周艇救人心切地问：“姑娘，你听说过国内一支叫 Dreamaker 的团队吗？”

“Dreamaker？”白依山反问了一遍。

周艇点头，说：“是的，我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正在非洲出行，这里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他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寒暄了，如果这个姑娘怎么都不肯相信自己，周艇打算直接把她打晕带走，之后再送回来。

“我跟你走。”白依山终于说。

周艇大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在原地多耽搁，很快带着白依山离开了教堂附近。两人一路在小道穿行，最终在一座赭红色的建筑物前停下。周艇将手指放在嘴边打了个口哨，很快，一辆银色的商务车驶至前来。门被拉开，冒出一个黑人，他用特别标准的中文说：“快上车，城里不安全，我们必须尽快出城。”

周艇朝黑人点点头，转而对白依山说：“对了，你的名字是？”

“白依山。”

“好的白小姐，你住在哪里？”

白依山说了酒店名字，周艇将目光转向黑人，还没等他开口，那黑人直接摇了摇头：“不行，那个酒店就在教堂附近，去那儿就是送死。”

周艇恳请道：“里蒙，这位是我的同胞，我不能丢下不管。”

黑人里蒙神情很坚定：“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记住，在非洲，什么暴乱都好解决，就是宗教纷争，能不掺和就尽量别掺和，你们是非黑人种，在他们面前就是活靶子。”

短暂沉默了几秒，周艇心中有了其他思量，他看向白依山：“白小姐，不如你现在先和我们出城，等晚上安全一点儿，我们再送你回酒店？”

“好。”听完里蒙的话，白依山也怕耽误他们的时间，于是她没再多作思考，直接跟着周艇上了车。车子发动后，白依山想起孙一行，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是否安全，不过回想起他一路惜命狂奔的样子——不管他了。

2

Dreamaker 这个名字，白依山是从学生那里知道的。这支年少成名的行摄团队在国内外都拥有极高人气，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支流行偶像团体。白依山所了解到的是，这支团队的成员共有三名，但公布在外的照片中，一直只有两位。听学生们说，这几个年轻人红的原因不仅仅是团队颜值、旅途美照，还因为他们一路做慈善，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以他们名义成立的各种慈善组织。对于当今浮躁的社会而言，这支年轻而又有活力的团队无疑是一股清流。

白依山是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堪耳堡遇上这支——传说中的队伍。

车子一路行驶到郊外的疏林地，下车之前，白依山看见两个蓝色的帐篷。周艇很绅士地在车下接她，下了车后，白依山才看清周围环境。不远处蓝帐篷外站着个黄皮肤的年轻人，看到周艇，他大喊了一声：“回来啦！”

周艇和里蒙各自从车的后备箱搬出两箱东西，朝年轻人的方向走去。

“买了什么吃的？有肉吗？我准备了签子，可以烧烤。”

年轻人语气格外活泼，白依山走近了才发现，是个皮肤很白很秀气的男生。他也看见了白依山，表情里有疑惑，只是没等到他问，周艇便偏头一指，道：“这位是白依山白老师。”随后，又转头对白依山介绍，“白老师，这位是——”

“我叫缪淋泽，缪是缪斯的缪，但读音是miao。淋是淋雨的淋，泽是沼泽的泽。”

“你好。”

缪淋泽很快问：“你叫白依山，是‘白日依山尽’里的白依山吗？”

尽管是被问过至少一千遍的问题，白依山还是很有耐心地答：“是。”

周艇把手里的东西放在一旁，问：“陈潮呢？”

缪淋泽正兴奋地翻找食材，道：“到村里找吃的去了。”

里蒙一听，神情有些担忧，他对周艇说：“我去找他吧。”

周艇点了点头。

缪淋泽仍然在地上的箱子里翻找食物，被周艇伸手打断，道：“这些都是未来几天车上吃的，别打它们的主意。”

缪淋泽撇了撇嘴，停下动作。起身见白依山正绕着他们的帐篷地转悠，他有些好奇，问：“这姑娘什么来历？”

周艇这时才将落在白依山身上的目光收回来，说：“在城里捡的，堪耳堡暴乱，和她一起的那个男的先跑了，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缪淋泽眉头一皱，“你怎么什么人都捡？大情种啊您！等陈潮回来，场面一定会很难看。”

周艇推了他一把，说：“你可别捣乱，晚上我和里蒙去取车，会把她送回酒店。再说了，她可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是我学姐。”

“她也是北章大学的？”

“嗯，历史系的。现在在春森大学当老师。”

缪淋泽一脸的不可置信，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周艇你可真行啊！”

太阳下山之前，里蒙带着晚餐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白依山当时正坐在缪淋泽铺好的小餐桌前喝他泡的红茶，这种野外生活的质量有些颠覆她过去对行摄团队的普遍认知。她刚打算问缪淋泽一些专业问题，却见一个高高的影子覆了过来。

周艇率先从地上起身，拍了拍身后的灰尘，他指着高个子年轻人对白依山说：“白老师，这位是我们 Dreamaker 的第三位成员，陈潮。”

白依山也想从地上起身，可因为坐太久她的脚有些发麻，所以微微踉跄了一下，又被迫坐回草地上，她仍然笑着说：“你好，我叫白依山。”

白依山眼里的陈潮虽然逆光，也够她看清楚他的样子，他手里抱着木柴，就站在她眼前，对她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场面霎时有些尴尬，周艇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白小姐只是暂时在这里待一下，晚上——”

陈潮打断他：“里蒙和我说过了。”随后他径自抱着手中的木柴朝旁边走去，周艇在他身后朝白依山做了个“抱歉”的表情，也跟了过去。

另一边的缪淋泽一副刚见证过大悲剧的神情，他甚至打了一个冷战，不过他很快恢复笑容，从地上起身，他拍了拍白依山的肩膀，问：“白老师，茶好喝吗？”

白依山点了点头：“好喝。”

缪淋泽满意地笑开了，说：“那白老师要全部喝完，一滴都不许剩哦！”

白依山继续点头，缪淋泽这才转身从餐桌前离开。白依山回头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心想：这支团队的年轻人，也真是个性迥异。

不过确实如传言所说，颜值很高啊……

尤其是那个抱着木柴，叫陈潮的男孩。

堪耳堡郊区的土地虽然很肥沃，却无人耕作，所以没有什么作物产出。附近的村民都去丛林猎鼠——这个村子流行熏鼠肉。除了刺鼠大蔗鼠，还有些小犭狢。本地人对这些动物的烹制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烟熏，因为那样食物的

保存期限会更长。

缪淋泽拿着这些鼠肉犯了难，他一脸苦相：“我不吃这玩意儿。”

周艇在生火，大锅被支在架子上。他头也不抬：“你别再打那些干粮的主意好吗，你知道未来几天我们可能都在车上度过，这种需要煮的东西最好趁早吃掉。”

里蒙插话说：“这些熏肉生的也能吃。”

缪淋泽厉声打断他：“我绝不会生吃的！”

尽管说得这么义正辞严，缪淋泽还是费心对熏肉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门处理。他熟练地将肉用铁签子穿好，又用瓶瓶罐罐洒了很多调料，再将之递到陈潮手里，由陈潮把加工过的肉运到篝火旁烤制。

周艇打了打火星，偏头问身边的陈潮：“这个村子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陈潮说。

缪淋泽嘟囔着说：“都来这里两周了，我们一路看见的村子都大同小异啊，都吃玉米和高粱。”

里蒙闻言笑了：“我们现在在东非，东非主要看动物大迁徙，要看神奇的部落，还得去杰尼西亚啊，等到了杰尼西亚……相信我，你们会尖叫的。”

一旁的白依山原本只打算静静地听他们说话。可听到里蒙的话后，她一下没忍住，情不自禁地问：“你们会去杰尼西亚？”

火堆旁几个男孩纷纷转头看向她。里蒙愣了一会儿才说：“是啊。”

白依山起身，几步走向火堆，就在专心烤肉的缪淋泽身边坐下，一脸高兴地说：“杰尼西亚是非洲原始部落留存最多的国家，我一直很向往，我这趟来非洲也是考察，如果可以，我能不能……和你们的队伍同行？”如果他们答应带她一起，白依山猜想自己可能会当场发疯。

白依山的问题过后，周艇看了看她，脸上略有难色：“白老师……”

正在烤肉的陈潮突然接话：“我们队伍不方便带女性。”

他坐在白依山对面，火光映衬着他的脸，他的五官很有棱角，眼睛很亮，

尽管是一张分外年轻的脸，看人的时候，竟然不自觉地给人压力。白依山收下心中失落，朝他微微一笑，说：“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

身边的缪淋泽略带同情地看了白依山一眼，顺手将手中烤好的肉递到她手里，轻声解释：“是这样的白老师，我们队伍刚成行那会儿，周艇带他女朋友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那些女的都特娇气、也难伺候，可把我们折腾死了，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定下规矩，谁都不许带女人进队里，你别误会，不是针对你。”

白依山很和善地点头，却对手里的熏鼠肉提不起丝毫吃的兴趣。

非洲大草原上的夜晚极美，天幕低垂，群星璀璨，除了不知名动物的声响，没有任何都市的嘈杂和人类的喧哗。夜里偶尔有风拂过，都是大自然的味道。白依山极享受这异国他乡的夜，尽管相处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但一想到马上就要告别，白依山心里竟生出许多不舍情绪。

临出行前，男孩们将护送白依山回城区的任务由周艇转移给了陈潮，对于这个安排，周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啊白老师，本来应该是我亲自送你去城里的……”

白依山摇了摇头，笑着说：“我知道。”她知道，陈潮只是为了确保周艇不会中途改变主意收留她而已。

真小气！

白依山在心里想。

4

回市区，里蒙选了一条比较偏僻的路。暴乱过后，堪耳堡这座古老的城市处处透着破败的气息，建筑物都是被烧毁过的痕迹，所幸市区的电力还在正常供应，快到酒店的时候，远远就能看到那里灯火通明，大概为了防止破坏分子的袭击，酒店门口增添了许多持枪的防暴警察。

车子不能开进酒店内的车道，白依山在附近下了车，她对陈潮和里蒙表示感谢，里蒙一笑，一口白牙。

坐副驾驶的陈潮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再见。”

白依山却再次道了声谢，然后目送他们的车离开。

堪耳堡昼夜温差很大，白依山还穿着白天的薄衬衣，晚风一吹，她冷得抱住了双臂。酒店周围大概也有教堂，空气里可以闻到火烧过的味道，白依山站在门口看了眼这个城市的夜色，快步朝酒店走去。

十一点的堪耳堡大街上人烟稀少，酒店大堂却人影幢幢，工作人员都被世界各地的来客占着在问问题，白依山心里想着要尽快和孙一行碰头，没多大心思听客人们在交谈什么。

孙一行的房间就在白依山隔壁。连续敲了五分钟的门依旧无应答，白依山意识到情况不妙，担心孙一行在暴乱中出事，她以最快的速度下楼，找到一位刚空闲下来的前台，问：“263 房间的客人有没有回来过？”

前台是位白人姑娘，很友好地劝她别急，同时一边操作检查，片刻后，她说：“客人已经退房了，是在下午三点，孙一行先生。”未等白依山对这句话作出反应，前台姑娘突然问，“噢对了，请问您是 262 的白小姐吗？”

白依山：“是的，我是。”

前台姑娘笑道：“孙先生有留言给您，他说，如果有一位白小姐找他，请转告给她，他在机场等你，他给您订的飞机六点起飞。”

想到孙一行没出事，白依山大大松了口气。

前台姑娘的神情却变得有些哀伤：“很遗憾，这趟飞机应该已经起飞了，而且，这是最后一班飞往贵国的航班。”

白依山一时没听明白，反问道：“最后一趟航班？”

这个问题过后，前台小姐的表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她放慢了说话的速度，道：“很抱歉，晚上八点，我们收到机场的信息，有一些突发事件导致机场全面停止运行，不止飞往中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飞机都不再售票了。”

白依山：“请问什么时候会恢复运行？”

“这个我们还没收到消息，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暴乱会继续发生，我建议您坐车去首都，那里有航班飞往中国。”

这个消息，白依山花了一段时间才消化，最后，她还是维持笑容朝前台姑娘道了声谢，前台姑娘也回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目光掠过前台姑娘电脑旁边的电话时，白依山问：“这里的电话可以打吗？”她自己的手机已经无法通讯。

前台姑娘摇摇头，看白依山的眼神里多了一些同情：“全市的通讯网络都断了。”

直到这时，白依山才依稀感到有些难过，虽然她没指望孙一行会在酒店等她，生死不弃，但他抛下她独自回国还是让她有些失望。在大厅待了一会儿，她听到来自世界各国在问话、在焦急、在恐慌……

这些人都和她一样，回不了国。

5

和大厅里其他的客人不一样，白依山选择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办法是——坐在酒店门口吹风。堪耳堡的夜空很美，星星都能看得很清楚，回酒店的时候，穿衬衣的白依山觉得吹风很冷，现在，她却觉得晚风令她很平静。

她坐在石阶上，拄着脸思考接下来的解决办法。

照常理说，她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首都搭飞机回国，可此时困扰她的是——她还是想去杰尼西亚。这条原本被暂搁的路线经 Dreamaker 的黑人里蒙提起后，重新点燃了白依山的强烈兴趣。

就在她望天思考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眼神聚焦后，白依山认出眼前的人，只是，这个人的出现令她有些意外。

“陈潮？”白依山从石阶上站起身，声音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度，“你怎么在这儿？”

“车行老板说机场关闭了。”

白依山不太明白车行老板的话和机场有什么关系，遂问：“车行？”

“时间不多，去拿你的行李，我和里蒙在外面等你。”

白依山满脸都是问号，陈潮却没有耐心解释，他抬了抬下巴，朝白依山指了一个方向——酒店外围的强光照射下，白依山看清那里停着一辆巨大的房车，隐约还能看见里蒙正在和一名当地防暴警察交谈。

随后，陈潮便转身朝房车的方向走去。

白依山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一面为这个年轻人的古怪性格烦恼，一面又感到惊喜。她飞快跑回酒店房间，几乎是光速收拾

完行李，紧接着退房，一路飞奔向酒店外的房车。

里蒙在车下等她，替她把箱子放进了车内，笑出一口白牙道：“欢迎你，白老师。”

白依山高兴得快要飞起来。

坐进房车后，白依山立刻被车内风光惊艳了。里面空间很大，摆放着一张小小的桌子，旁边是两张并不算宽敞的沙发床，车窗很大，靠窗处还有柜子。门旁是一个小小的料理台，下面竟然还有柜子。

里蒙转过头对她说：“白老师，坐好了，我们要出发了！”

白依山闻言在沙发上坐下，撩开车窗的帘子，看着酒店在自己身后退去，心里仿佛钻进了几只麻雀。

回到帐篷地后，周艇和缪淋泽已经睡下了。

里蒙将房车开到帐篷附近。见前面两个男孩都下了车，白依山也打算下车，可她费了半天劲也没能把车门拉开，为此，她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也就在这时，有人从外面拉开门，她一个重心没稳，差点整个人向外扑去，幸得被人及时按住肩膀，稳稳送回了车上，

原来这车门是卷拉门，不是推拉门。

车厢里微弱的顶灯照出来人，他的神情实在说不上好，白依山有些尴尬，就特没底气地说了句：“对不起。”想想还是补了句，“谢谢。”

陈潮就站在车下，眉头微皱，说：“今晚你就睡车上。”说到这里，他整个人往车里一探，顺手摁了一下车壁上的开关，房车里的灯就亮了许多，白依山看了眼开关的位置，还是说了句：“谢谢。”陈潮没接话，转身走了。

这时，里蒙也抱着一床薄被走了过来，他将被子递给白依山，说：“他们一路都睡睡袋，被子还没用过，草原上夜很冷，你用吧。”

白依山接过被子，心中满是感动，又真诚对里蒙道了个谢。

里蒙摇了摇手说：“不客气，早点休息。”随后也回帐篷了。

白依山关上了车门，抱着被子回到车上，好奇房车里层是什么，她走过去拉开门，只见一张上下铺的小床横列着，特别狭窄，连窗户也很小。白依山想了想，

这群年轻人换房车，大概是为了随动物迁徙路线，即停即看。

可是这辆车上的床位加上沙发床，刚好只够四个人，往后她住哪儿？还是男孩们会中途把她扔下？她并不想被扔，想干脆就跟着他们去杰尼西亚，她可以支付高于外面旅行社所收的正常旅费。

料理台旁是洗手池，她以为车上有水，按开水龙头才发现没有。

也就是说，这一天的奔波之后，她不能刷牙洗脸。而且，如果真要随队出行，怕是根本没机会洗澡了。

带着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白依山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